

漢

書

二五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班固

漢書八十二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

師古曰蠡音禮

徙杜陵商父武

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

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

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

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

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

受幸幾代太子

師古曰共讀曰恭幾鉅依反

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

佑太子頗有力焉

師古曰佑助也

元帝崩成帝即位其劾重

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

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蹶商建

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

相蹂躪

師古曰蹂踐也躪躪也蹂入九反躪音蘭

老弱號呼

師古曰呼火故反

長安中

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

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

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

猶不冒城郭

師古曰冒蒙覆也

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

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

師古曰訛偽也

不宜令上城重譙

百姓師古直用反

上廼止有頃長安中

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

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

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質有威重

師古曰多質言不為文飾

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

于來朝引見白虎殿

師古曰在未央宮中

丞相商坐未央廷中

單于前拜謁商

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

商起離席與言

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

此具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

守

如淳曰連昏者昏家之昏親也

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蜀按

問

如淳曰部屬猶差次  
差次其屬令治之

鳳以曉商

師古曰告語也

曰災異天事

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宜以為後

師古曰且勿按問也

商不聽

音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

師古曰重直用反

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為暗

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

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

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為鳳

所中

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

惶怖更欲內女為援廼因新幸李

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曰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

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曰蝕咎下朝者

文穎曰今

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文說是也下胡稼反

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史丹也對

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

曰音意欲所行必果之

性殘賊不仁遺票輕吏微求人罪

師古曰票疾也微謂

私求之也西示類

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

書言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傅謂傅婢也奴殺其私

夫疑商教使

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女教通者

章下有司商私怨對師古

曰對直類反

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

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師古曰迕逆也為女求去商不

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師古曰遠離女

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

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

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

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違也執左道以亂政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

不誣罔諄大臣節也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故應是而日蝕周書

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誅逸書也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

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成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也往者丞相

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為之蝕

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師古曰卒終也愁古揚字今商無

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三公宗

族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

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對之端宜窮

晉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  
國即求好女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  
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  
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

師古曰幾  
鉅依反

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

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爲即得雒陽

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貨鉅萬計

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

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

師古曰訐告斥其  
罪也音居謁反

而欲

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五年



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

折足之凶

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餗鼎實也謂所享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

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

臣愚以為聖主富於春秋即位

以來未有懲茲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

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

師古曰遏止也未然謂未有其事恐將然也

行之一人

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

高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

以翼國家

師古曰翼助也

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

師古曰回衰也辟讀曰僻執

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

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

孟康

曰若虛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

上表示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

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  
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爲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  
爲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  
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  
疑商教使爲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  
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  
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  
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  
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

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  
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  
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  
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音以法誅  
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誅不附  
己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  
帝時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  
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

師古曰倚於綺反

語在史良娣傳

及宣帝即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

舊恩封曾爲將陵侯立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  
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  
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龍襲尊  
號是爲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  
黃金罷就第薨謚曰安侯自元帝爲太子時丹以  
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  
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  
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  
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  
王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

音樂

孟康曰留意於音樂

或置鼓鞀鼓殿下

師古曰鼓鞀本騎上之鼓音步迷反

天子

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擿鼓

師古曰檻軒闌版也墮下也擿投也墮音頽擿持益反一曰擿

鞀也音丁歷反鞀丁回反

聲中嚴鼓之節

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後

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

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

新

師古曰敏速疾也温厚也温故厚蓄故事皇太子是也若廼器人於絲竹

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

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

於是上嘿然而笑師古

曰咲古笑字

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

弟與太子游學相

師古曰同趣長養以至於壯大

上望見太子感

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衰上大恨曰

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

責謂丹

師古曰謂者告語也

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

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

毋涕泣感傷陛下

師古曰屬之欲反

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為

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

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

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

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

數問尚書

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

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

師古

前漢傳五十一  
計所出。曰不知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

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

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

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足是也

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

餘年

師古曰適讀曰嫡

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師古曰自託為臣子

見定陶王稚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

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

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

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

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小意中戀戀亦何不念

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

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寫也丹即却頓首曰

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上因納謂丹曰吾病

寢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寢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云也還讀曰旋善輔道太

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讀曰導丹噓唏而起師古曰噓音虛唏許既反太子

由是遂為嗣矣元帝音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

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

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

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

導朕以忠正秉義醇宣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

陽侯國東海郟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丹



爲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貌若儻蕩

不備師古曰儻蕩踈誕無檢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

嗣父爵爲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

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

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

味聲色之樂爲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

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

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

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

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

論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爲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廼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傅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旣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

如淳曰俱傅大后從父弟也

而女爲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

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喜數

諫之師古曰與讀曰豫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

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

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

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

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日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傳氏

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

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三則魯不昌

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師古曰信陵君

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

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

臣相慶

師古曰已解在上也

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

以間廉頗

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鉅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廼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

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信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衆降秦秦皆阬之

漢散萬金以疏

亞父

師古曰事在陳平傳

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

也

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上亦自

重之明年正月廼徙師丹爲大司空而拜喜爲大

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

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

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

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曰

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

臣遂其姦心師古曰遂成也申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

就第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

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

心背畔放命圯族應劭曰放弄教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

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

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

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

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師古曰慤謹也音口

角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拍從邪介然守

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

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以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

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

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

敗乃絕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

賁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

師古曰三王謂邛成侯及商鳳三家也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

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無善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

名其執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然

至於莽亦以覆國王高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

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音意師古曰道讀曰尊傳讀曰附雖宿

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卧内推至誠犯

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

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曰無言不報無德不報故贊引之以喻丹傳

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

哉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班固 漢書八十三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師古曰贛音貢郟音談少為廷尉書佐

都舩獄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

曰斗食者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也不其縣名也其音基琅邪太守趙貢行縣師古曰

反其下見宣甚說其能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宣歷行屬縣師古曰

亦同從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

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察舉宣故得遷也樂音

洛浪音郎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為刺史所舉也宛於元

反句音劬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

漢書卷五十三 薛宣傳 宋



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

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

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

曰周書亡逸之篇稱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反弗皇暇食宣引此言也反古側字也佚與逸同允執聖道刑罰惟

中師古曰允信也中竹仲反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曰疑謂不通也是臣

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

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

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舉錯

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反與讀曰豫豫干也至開私門

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

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

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

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即到反來郎代反夫人道

不通則陰陽否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萬與隔同和氣不興未必不

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解在元紀餱

音候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

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

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

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

舉也白黑猶係言清濁也是知名師古曰歸讀與由同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

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為

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

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

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驗之

不能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

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

敬宣之效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書於簡牒也封

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

孟康曰法有主守盜斷官自入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

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條臧百十金則至重罪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

退可復伸眉於後

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為官

即無其事

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

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知情白也宜恐其距諱即

欲驗治之

湛自知罪臧皆應記

師古曰與宜書記相當

而宜辭語溫潤

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宜終無怨

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

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

人以上

師古曰適讀曰適

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

師古曰言

錄取錢財以供給興造非法之用

賈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

師古曰賈讀曰價

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

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而身又是儒者故云然故使掾平鑄令

如淳曰平鑄激切使之自知過也晉灼曰

王常為光武鑄說其將帥此為徐以微言鑄鑿金遺之也師古曰平椽之名鑄謂琢鑿也鑄子全反

孔子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答冉有季路之言也列次也言自審己之力用而就官次不能則退

令詳

思之方調守

師古曰言欲選人且代游守令職

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

頻陽縣北當上郡西何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

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

粟邑縣小辟在山中

師古曰辟讀曰僻

民謹樸易治令鉅鹿

尹賞父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

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

師古曰時令條有材不稱職得改之

二人視事數

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免之曰昔孟公綽優

於趙魏而不宜滕薛

師古曰孟公綽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言

器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之卿族老謂家之長相也滕薛小國諸侯也

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

子之道焉可憮也

蘇林曰憮同也蕪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為能體備之

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

師古曰自言端拱無為而受縣之成功願

勉所職卒功業

師古曰卒終也

宜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

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

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

歸恩受戒者宜為吏曹尉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

多仁恕愛利

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

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

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

廼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

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

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

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

魂師古曰以此職進贈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

至休吏師古曰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

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入道尚通日至吏以

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曹雖有公職事家亦

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

矢相樂應劭曰以壺矢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矢字象壺矢因曰壹矢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矢謂一為歡矢耳矢古矢字也

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宜為人好威儀進止

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

師古曰有智思也音先寺反

思省吏

職求其便安

師古曰省視也

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

用而省費

師古曰利便也省減也便於用而減於費也省所領反

吏民稱之郡中清靜

遷爲少府共張職辦

師古曰共讀曰供居用反張竹亮反

月餘御史大夫

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

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

師古曰工官也曠空也

故臯陶曰知人則

哲能官人

師古曰虞書臯陶謦之辭也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也

御史大夫內承奉朝

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

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

喜百僚說服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斲王功不



興師古曰墮毀也數壞也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

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

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烝人之

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出守臨

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

眾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

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輔功效卓爾自左

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孔子曰如

有所譽言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宣考績功

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曰明不敢過稱以奸欺誣

之臯

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妄稱譽之也奸犯也音干

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

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

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

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

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絜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也

宣無私黨游說之

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

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

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

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爲史貢者趙廣漢

之兄子也爲吏亦有能名宣爲相府辭訟例不滿

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

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

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群起丞相御史

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

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師古曰渠大也降

者數千人廼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

斂以趨辦師古曰邛成大后宣帝王皇其後上聞之以過

丞相御史遂冊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

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朕既不明變

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師古曰比類也登百姓

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

並與群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迺

者廣漢君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

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高絕幾不為郡師古曰高與隔

同幾鉅依反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為姦師古曰並步浪反侵擾

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

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師古曰謾誰也音慢又音莫干

反繇讀與由同有司法君領職解媢師古曰法謂據法以劾也解讀曰懈媢與慢同開

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子

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

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

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宣舊自恩宣免後二歲薦宣

明習文法練國制度

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

前所坐過薄可

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

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

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

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

之稱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爲丞相時脩爲臨菑令

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

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

師古曰駁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

脩遂貢服繇是兄弟不和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久之哀帝初卽

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賅客揚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

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並同

會司隸缺

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

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鬲與隔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

忌萬眾謹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

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明則下

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

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侵之源不可長

也師古曰侵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侵字或作侵侵犯也其義兩通長竹兩反况首為惡明手傷

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為功使人行傷人者為功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

及况皆弃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為

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

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疚者與瘡

人之罪鈞惡不直也

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刺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痍痍遇人不以

義為不直雖見歐與歐人罪同也師古曰痍音侈痍音鮪

咸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

不誼不可謂直

師古曰言成為脩而毀宜是不誼而不直

況以故傷咸計謀已

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

師古曰趣讀曰促

非以恐咸

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

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

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

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錯置也音千故反

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

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

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

原況以父見謗



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

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合也

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

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

師古曰以其受賂也

況與謀者皆爵

減完為城旦

師古曰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為完也況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

上以問公

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

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

敦煌宜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

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宜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

縣橋梁郵亭不脩

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

宣心知惠

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

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

也解在平紀

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

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

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

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

宣笑曰

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

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初宣後封爲

侯時妻死而鬱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

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

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

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躠王氏元始中

莽自尊爲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

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况發揚其罪使使者以

大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

排擠宗室

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詒反

且嫂何與取妹披抉其閨門

而殺之

師古曰勦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為嫂披發也抉挑也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抉一宍反挑它周反

使者迫守主

師古曰守而逼之

遂飲藥死况梟首於市白大

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

好客少年捕搏敢行

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

稍遷為功

曹伉俠好交

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

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

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

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大  
常博以大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  
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  
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  
步至廷尉下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間  
步謂步行而伺間隙以去候司咸事咸掠治

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  
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謂  
被掠苦也卒免咸死

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  
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  
云月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

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

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及爲刺史

行部師古曰行下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

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廼發欲以

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師古曰趣讀曰促既白駕辨博

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

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欲言二

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其民

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以屬其部從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比日罷去如神吏

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

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

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

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人以養名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師古曰言

曰古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博問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言懼

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就職

博奮髯抵几曰師古曰髯頰毛也抵擊手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

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

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比日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

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老老大儒教授數百

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

師古曰以此教告主簿

贛老生不習吏

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廼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襲

衣大袍

孟康曰袍音紹謂大袴也

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

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

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

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

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

師古曰言不能用

且持此道歸堯舜

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

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

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

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

縣有劇賊及它非

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

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以是豪強熱服師古曰熱之涉反姑

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師古曰於縣廷之中報仇殺人而其賊云

捕不得也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

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

誦問博廼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

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師古曰與讀曰豫問下書佐入博口

占檄文曰師古曰隱度其言口授之占之贍反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

得有書師古曰言已得縣之文書言如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

餘如律令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



色晝夜馳騫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

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閱所經歷也部掾以

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其操持下皆此

類也以高弟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

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

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而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師古曰縱

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吐戴反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

禁師古曰姓尚方名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割著其頰府功

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

面果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音盤痕胡恩反博辟師古曰辟讀曰闢左右問禁是

何等劄也禁自知情得

師古曰言其得被劄之情狀

叩頭服狀博咲

曰丈夫固時有是

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

馮翊欲洒卿恥杖拭

用禁

師古曰杖拭摩也洒先礼反杖文粉反

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

死

師古曰言盡盡死力也

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

師古

曰不令泄杖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書記以言於博

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

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

令久之乃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

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

師古曰積累前後受取之事

欺

謾半言斷頭矣

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莫連反

功曹惶怖具自跡姦臧

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迺令就席受敕自改

而已投刃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

敢蹉跌

師古曰蹉千何反跌徒結反

博遂成就之

師古曰言進達也

遷為大司

農歲餘坐小法左遷掾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

為寇盜

師古曰若兒其豪長之名

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龍殺

之

師古曰間居竟反

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

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

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

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

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

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

也剽頻妙反

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

師古曰言可

掾史試與正

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

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

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師古曰覆覆目反

正監

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

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

師古曰中竹仲反

官屬

咸服博之跡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

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

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

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

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初漢興

龍衣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

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

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奏

之也約少也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

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扶問反今末俗之弊政事煩

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

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

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

爲然時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

爲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

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

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

師古曰奉扶用反

以備三公官焉議

者多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

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

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

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

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

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

後二歲餘朱博爲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

龍衣各繇時務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

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

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

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  
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  
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  
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師古曰更  
經也音工  
反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  
罷復置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  
大夫爲百僚率哀帝從之廼更拜博爲御史大夫  
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  
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  
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爲大

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

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夏者舜典之辭也所以廣聰明燭

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兼一州之統選弟

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

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

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

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

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師古曰博與普同立置郡縣

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

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



而賞厚咸勸功樂進

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

前丞相方進奏

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

以高弟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

師古

曰陵夷漸廢替

故軌不禁百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

重味案上不過三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

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

仕官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

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

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傅喜爲大

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  
傅晏亦太后從弟譎諛欲順拍會博新徵用爲  
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博代爲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

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

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以博

代光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

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

千戶許焉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

相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讀曰諷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

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

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

博曰已許

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

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

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

師古曰汜音凡

事與喜相似

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

之封非所當也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傳太后素常

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

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

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

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寮先皆知喜武

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

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經三赦更工衡反

博執

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

師古曰鄉讀曰嚮

傾

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周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安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驍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驍音橋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

師古曰舍音置也

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公室譖其族兄季孫

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

師古曰喬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荏丘事在成十六年 今晏放命

圯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大本造計謀職爲亂

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章也職主也階者基之漸也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

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

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爲丞

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

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宜所在

而治爲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師古曰器誠苛細也

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

師古曰言其事行不

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

師古曰言其假借

音以物借人世主已更好惡異前

師古曰更改也

復附丁傳稱順孔

鄉師古曰稱副也副其所求而順其意也稱尺孕反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

情得仰藥飲鳩師古曰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孔子曰父矣哉由之

行詐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子曰父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

欺天乎故贊引之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班固

漢書八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

父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

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數為

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

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藝可以自達蔡父大奇其形負謂曰小史有封

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

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

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讀



漢書卷八十四

東漢書



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

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

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師古曰宿久舊也與方進同經常爲

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師古曰常官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心害其能論

議不右方進師古曰毀短也方進知之侯伺常大都授時

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師古曰宗尊也內

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

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

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

師古曰刺史歲盡  
輒奏事示師也

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

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官

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

事以贖論

師古曰當祭泰時時  
行事有關失罪合贖

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

使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

師古  
曰言

此者冀尚書忘  
己之事不奏

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

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

師古  
曰解

讀曰  
解

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

師古  
曰比

例也音  
必寐反

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

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

師古曰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  
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

臣謹

以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

師古曰以日義

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

長取其母與豕豬連繫都亭下

師古曰以深辱之豕

牡豕也音家

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

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

尉部刺史并逐捕察無狀者

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卒狀之違曲也

奏可

司隸校尉洎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

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

為職

師古曰督視也

今丞相宜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

奉使命大夫

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

甚諄逆

順之理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

案浩商所犯冢之禍耳而宜欲專權作威乃害于

國不可之大者

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乃凶于乃國害于厥躬故引之

願下中朝

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爲丞相掾

不宜移書督趣司隸

師古曰趣讀曰促

會浩商捕得伏誅家

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

府

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

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

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爲司隸

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

師古曰倨

也傲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

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頸過廼就車

師古曰頸待也

於是

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

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綱紀以尊卑上下之禮為大春秋之

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

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白皇帝見丞

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升車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

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

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謾讀與慢同易弋政反而又詘節失度邪

謂無常師古曰謂古諂字也私過平慶忌見王商而下車是邪諂色厲內荏應劭曰荏屈撓也師古曰論語

稱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言外色莊厲而內懷荏弱故方進引以為言隋國體師古曰墮毀也音火

規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大

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

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

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

言師古曰從七容反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後丞相宣以不

道賊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

尉勲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勲議者以為

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

威師古曰必勝必取勝宜抑絕其原勲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

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

逆詐廢正法師古曰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論語曰子不逆詐遂貶勲為昌陵

令方進旬歲閒免兩司隸師古曰旬徧也滿也旬歲猶言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朝廷

由是憚之丞相宣其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

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

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推為姦利者師古曰推專也辜推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

輒有辜罪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為

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

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

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

迂貴戚而見毀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師古曰弛解也居官三

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

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

姦師古曰並步浪反

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

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

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

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

脩飭供養甚篤

師古曰飭謹也篤厚也

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

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師古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切十五日小切十四日細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

為相公絜

請託不行郡國

師古曰言不以私事託於四方郡國

持法刻深舉奏牧守

九卿峻文深詆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



蕭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  
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  
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  
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爲  
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  
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  
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  
甫從博士爲刺史云師古曰甫始也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  
南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  
高弟郡守歷京兆大僕爲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

之右

師古曰簿謂代閱也簿音主簿之簿

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

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宜有事與方進相連

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

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

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

陳湯爲中郎與從事

師古曰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

鳳薨後從弟車騎

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

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

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

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爲丞相陳咸

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

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師古

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居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與逢信邪

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

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

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

師古曰辟讀曰僻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歟咸

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

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

咸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

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

徵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濁苟容

師古曰冒貪蔽也

不顧恥辱

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

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

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

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

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旣託文以皇太后故

蘇林曰託於詔文誠

不可更有它計

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

後長陰事遂發下獄方

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

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

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

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

利師古曰與讀曰豫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

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

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

黨之信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朋黨也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援引也已上也援音爰

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隗材過絕人倫

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

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下

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不仁如樂何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

言不仁之人亡所

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

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

臣所宜沒身而爭也

師古曰沒盡也

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

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

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

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友子也鷂似鷂而小今謂之士鷂音之然

反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

衆敵並怨善惡相冒

師古曰冒覆蔽也

臣幸得備宰相不敢

不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

邪之望奏可咸知廢錮復徙故郡以憂死方進知

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號爲通  
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  
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  
議爲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  
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  
重之爲隱諱方進內慙上䟽謝罪乞骸骨上報曰  
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  
改君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醫  
藥以自持方進迺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  
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

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

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

也如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

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

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朧側匿星孛營室

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中崑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

示人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民人訛謠斥事感名如傳曰斥事井水溢之事也

燕尾涎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攝提

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枉矢也孟康曰綏和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

攝提與北斗构建貫攝提中是也張晏曰矢一星貫中者謂正直弧中也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則盜賊起天弓九星不欲明明猶張也兵起之象



金歷庫土逆度

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金木曰也歷武庫則兵起土鎮星也逆度逆行也

輔湛沒

火守舍

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沈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為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曰火守舍營惑守心師古曰

健讀曰沈

萬歲之期近慎朝暮

師古曰萬歲之期謂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

上無惻怛

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

以全身難矣

師古曰具謂具位之臣無功德也

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

逐之勳

師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

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

中與盡節轉凶

師古曰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也

方進憂之不知所出

會耶賁麗善為星

師古曰賁姓也麗名賁音肥

言大臣宜當之上廼

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

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

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並臻民被飢

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張晏曰元延年章門函谷門牡自亡失國守

備盜賊黨輩師古曰黨衆多吏民殘賊毆殺良民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斷

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

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妬師古曰更工衡反其各

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閒

者郡國穀雖頗孰師古曰閒謂近者以來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

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

今一也師古曰謂財用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

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煨及

園田過更筭馬牛羊

張晏曰一切權時墾城郭旁地也園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卒取一人所贍常為之月

用二千使人直之謂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出稅筭千輸二十也師古曰墾人緣反解在食貨志

增益鹽鐵變更無

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

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今賣酒醪

朕誠怪君何持容谷之計無忠固意

師古曰容谷隨眾上下也將何

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

師古曰蒙冒也

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師古曰考經之言也

欲退

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

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

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

進即日自殺

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

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

上祕之遣九卿毋贈以丞相高

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

師古

曰柱屋柱也檻軒前

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

相故事

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棺銀具贈錢葬地葬曰公卿已下會葬

謚曰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大伯亦明經篤行君子

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南郡太守

師古曰言方進未死之時宣已為此官

少子白義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年二

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

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

師古曰行善下更

反其下 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

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師古曰自若言

如須史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之通名也立廼走下義既

還大怒陽以它事召立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

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師古曰部分其掾而遣之鄧亦南陽之縣恢

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

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因太守行縣以立自隨即送鄧之獄

載環宛市廼送師古曰環繞也音下串反吏民不敢

動威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

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敕義出宛令

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爲吏也其

意以爲入獄當輒死矣

師古曰謂其不知立有所恃挾以自免脫

後義坐法免

起家而爲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

名有父風烈徙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

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

子位號今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

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

師古曰言漸試天下人心

必代漢家其

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

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

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

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

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

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

今欲發

之乃肯從我乎

師古曰乃汝也

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

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

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

義廼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

師古曰遣赴獄也

於是以九月

都試曰

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

斬觀令

文穎曰觀縣名師古曰音王喚反

因勒

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

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

子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

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傅蘇隆

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鳩殺

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讀曰恭

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師古曰比必寐反莽聞之大懼

廼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

祿勲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

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

本名宣平門莽更改焉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

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為奮威將

軍師古曰兄讀曰況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



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大僕武讓為積弩將軍

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遂並為橫櫓將軍屯武

關師古曰遂姓也並名也遂音錄又音鹿今東郡有遂姓二音並得書本遂字或作遂今河朔有遂姓自呼音徒戴反其義兩通義和紅休

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保後丞丞陽侯甄邯為大

將軍屯霸上師古曰丞陽侯音丞常鄉侯王惲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

駙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

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日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

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師古曰祿父紂子也父讀曰甫今翟

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筭

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也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

小也解在公孫劉田傳

依周書作大誥

師古曰武王始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華自比周公故依放其事

曰惟居攝二年

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

卿大夫元士御事

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已下御事主事也

不弔天降喪于趙傅

丁董

應劭曰趙飛燕傅太后丁太后董賢也師古曰不弔言不為天所弔閔降下也

洪惟我幼冲孺子當

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

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歷服行政事

予未

遭其明哲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

師古曰予恭自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以自

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為謙辭也道讀曰導

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

師古曰熙歎辭

予惟往求

朕所濟度奔走

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

以博近奉承高皇帝

所受命

師古曰博讀曰附近其勤反

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

師古曰前人謂周公

天降

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

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遺之季反

大皇太

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

師古曰紹承也

詔予即命居攝踐祚

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衆曰

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

師古曰曰者述翟義之言云爾也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

於

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

師古曰誕大也

天降威遺我

寶龜固知我國有些灾使民不安

師古曰皆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灾病義信當反天下

不安之故也皆讀與庇同

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

師古曰復扶目反右讀曰祐

粵其間曰

孟康曰翟義反書上間曰也師古曰粵發語辭也

宗室之雋有四百人

孟康曰諸劉見在者

民獻儀

九萬夫

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

予斲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

師古曰我用此宗室

之雋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

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

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

又并吉是為美也

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

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師古

曰逋亡也

亦惟在帝官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

亦惟在帝官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言余等

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為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

帝不違卜

師古卜既得吉天命不違

故予為沖人長思厥難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鯨

寡哀哉

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

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

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

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今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為孺子除亂非自

憂己身

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

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曰成

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

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

師古曰班謂布行也

大皇太后

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師古

曰皇太子即謂孺子年在緇祿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大

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

師古曰辟君也以明君之事還孺子熙為我孺子之故師古曰重歎而言予惟趙傳

丁董之亂過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詭

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七二百一十歲師古曰適讀曰嫡隊極厥命師古曰隊墮也極盡也烏虜害

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害讀曰曷曷何也旅陳也予不敢僭

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天休于安帝室興我漢國惟

上用克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上吉能安受此命今天其相民

況亦惟上用師古曰言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上吉可知矣大皇太后肇有元城

沙鹿之右

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以為陰精元后之祥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右讀曰祐

女主聖明之祥

李奇曰李親懷元后夢月入懷陰精女主之祥

配元生成以興我

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

孟康曰民傳記西王母之應也

神靈之徵師古

曰徵證也

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

漢功厥室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享不避戚

師古曰其有害國之正統不尊大緒者當速加刑辟不避親戚適讀曰嫡

夫豈不愛亦惟帝室

師古曰非

不愛此人但為帝室不得止

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曾玄俛屏我京師

綏撫宇內

師古曰屏謂蔽捍其難也

博徵儒生講道于廷論序乖

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

師古曰混亦同也音胡李反

正天

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

孟康曰諸廢祀

無文籍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大學尊中宗高宗

之號服虔曰宣帝元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

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滅郵支單于懷輯西域時有獻白虎者所以威遠勝猛也天地判

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符應則是天地乾坤夫妻之義相配合也判之言片也大皇

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

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壑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壑各所出皆有圖書故本言

之壑古野字古讖著言肆今真實師古曰肆故也言有其讖故今當其實此迺皇

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師古曰洪大也烈業也

烏虜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強大爾有惟

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古也遠省爾豈知大皇太后

若此勤哉

師古曰言爾必思父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

天比必勞我

成功所

孟康曰天慎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

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

圖事

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

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

侯卿大夫元士御事

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告之

天輔誠辭

師古曰言有至誠之

辭則為天所輔

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

所終

師古曰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累力端反害讀曰曷下皆類此

天亦惟勞

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

師古曰言天欲撫勞

我衆衆若有疾若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勞來到反

子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

臣善吾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

師古曰古

日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堂而構榑棹以成之

厥父留厥子播而穫之

師古曰父苗耕其田



子當布種而收穫之反  
土為苗一曰田一歲曰苗  
命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弃其本業我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

命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若祖宗廼有效湯武

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言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止以子惡故也

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  
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  
烏虜肆哉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諸侯王

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師古曰道由也言當

由於明智之  
事以助國也  
亦惟宗室之後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師古曰

曰迪亦道也言當  
遵道而知天命  
粵天輔師古曰粵辭也天爾不得易定師古曰粵辭也天

易天之  
定命  
況今天降定于浩沃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

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

改易乃大為艱難以千國紀是  
自相謀誅伐其室也難古艱字  
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

若嗇夫子害敢不終予晦

師古曰嗇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

田晦之事

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于從

師古

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

率寧人有言疆土况今卜并

吉

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况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

故予大以爾東征命

不僭差

師古曰言必信之矣

卜陳惟若此

師古曰卜兆陳列惟如此

廼遣大夫桓

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

里附城

師古曰明告者以其出使能明告諭於外也附城云如古附庸也

諸將東至陳留菑

孟康曰菑故戴國在梁後屬陳留今曰考城

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

復下詔曰大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

師古曰謂成帝哀帝

平帝皆無子矣

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

命蚤崩

師古曰蚤古早字

幼嗣孺冲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

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

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大皇太后惟經藝分

析王道離轍

師古曰惟思也

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故博

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為天下

利王道粲然其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

迺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

師古曰烈業也

今

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眾欲以篡位賊害

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甘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

雲不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

師古曰鉅大也莽誣

雲呼其父曰鉅鼠也

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

詖陰賊

師古曰詖倭也音彼義反

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

師古曰靜安也今善也言

其陽為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實疾害也

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

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

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

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

執捕

械繫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大惡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轉

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

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

磔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

師古曰言人多而聚積

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

天之罰

師古曰共讀曰恭

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

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

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戶

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鞞繼朱輪車即

軍中拜授

服虔曰繼即今之綬也師古曰鞞所以繫印也繼者系也謂逆受之也即就也鞞音弗繼音逆

因大

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

與劉信弃軍庸云

孟康曰謂挺身逃云如奴庸也

至固始界中捕得義

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

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

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黎令

師古曰黎讀曰郈

劫略

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  
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爲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  
侯閻遷爲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正  
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  
軍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  
弟侍中王竒爲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爲彊弩  
將軍中郎將李琴爲厭難將軍師古曰琴所林反復將兵  
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  
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  
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莽迺并錄以小大爲

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  
 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  
 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  
 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  
 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  
 立為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  
 未發家數有怪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  
 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群鴈  
 數十比鷲救之已皆斷頭師古曰比必寐反狗走出門求不  
 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大守文仲素倣儻

師古曰倣  
土歷反

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爲而大禍至也大夫

人可歸爲弃去宣家者

師古曰言歸其本  
族自絕於翟氏

以避害毋不

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

師古曰汙傳  
水也音烏

發

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

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

如淳曰野葛  
狼毒之屬也

而

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斁取其鱣鯢築武軍封以

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  
王辭也鱣鯢大魚爲害

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桀者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懲  
劊入也慝惡也鱣古鯨字音其京反鯢五奚反觀工喚反

廼者反虜

劉信程義誅逆作亂于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

造逆西土

師古曰芒竹在盩厔南界芒水之曲而多  
竹林也即今司竹園是其地矣芒音亡

遣武將征



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殄

滅於圍趙明依阻槐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自固也固也霍

鴻負倚蓋屋芒竹師古曰負恃也倚於綺反咸用破碎亡有餘類

其取反虜逆賊之疆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

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爲武軍

封以爲大戮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建表木高丈六

尺師古曰表者所以標明也書曰反虜逆賊鯢鯢在所長吏常以

秋循行師古曰行下更反勿令壞敗以懲淫慝焉初汝南舊

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師古曰鴻隙陂名藉其澆灌及魚鼈藿滿之利以多財用成帝

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

光共遣掾行視

師古曰行音下吏反

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

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

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

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謡曰壞陂誰翟子威飯

我豆食羹芋魁

師古曰言田無溉灌不生秔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為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為羹

也飯音扶晚反食音飮

反乎覆陂當復

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言禍兮福所倚

誰云者兩

黃鵠

師古曰託言有神來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承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

入京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

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

師古曰賁謂孟賁育謂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賁音百奔

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程方進傳第五十四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班固

漢書八十五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嚳注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爲衛司馬使送鄧支

單于侍子

師古曰爲使而送之還本國也鄧音質

爲鄧支所殺語在陳湯傳

永少爲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

繁延壽

師古曰即李延壽也一姓繁音蒲河反

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爲

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

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大常陽城侯劉

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

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

師古曰飭與敕同敕整也

又下

明詔帥舉直言

師古曰帥舉謂公卿守相皆全舉也帥字或作師師衆也

燕見紬繹以

求咎愆

師古曰紬讀曰抽紬繹者引其端緒也

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

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

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

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

師古曰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即皇極也解在五行志

則庶

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

師古曰庶衆也徵證也

如人君淫溺後宮

般樂游田

師古曰如若也般讀與盤同

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

則咎徵降而六極至

師古曰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凡災

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

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

師古曰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

二者同日

俱發以丁寧陛下

師古曰丁寧謂再三告示也

厥咎不遠宜厚求諸

身

師古曰厚猶深也

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

錯

師古曰志在閨門謂留心於女色錯置也音千故反

婁失中與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與讀曰歟下皆類此

內

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

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

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

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行外則擅其權力

言女寵盛也

昔襄姒用國宗周以喪

師古曰襄姒襄人所獻之女也幽王惑之卒有犬戎之禍

閻妻驕扇日以不臧

師古曰閻嬖寵之族也扇熾也臧善也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

此其效也經曰皇極

皇建其有極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皇大也極中也大立其有中所以行九疇之義也

傳曰皇之

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

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

在陛下所執

師古曰方內四方之內也

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

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

師古曰損減也間讀曰閑勞憂也

放去淫溺

之樂罷歸倡優之夫

師古曰夫古笑字

絕卻不享之義慎節

游田之虞

師古曰卻退也享當也言所爲不善不當天也一日天不祐之不敬享其祀也虞與娛同

起居

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

師古

曰致至也安心而服行之如天性自然也

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母淫于酒母逸

于游田惟正之共

師古曰周書無逸之辭也言從今以往繼業嗣立之王毋過欲於酒母放于田獵惟宜正

身恭已也共讀曰恭

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

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

以崇至德

師古曰虞書堯典云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謂堯以二女妻舜觀其治家欲使治國而舜謹教正躬以待二女其

德益崇遂受堯禪也飭與救同

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

應劭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

保申諫忍絕不復見乃勤政事遂爲盟主也師古曰丹姬是楚文王姬也

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谷永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傳作丹轉

寫誤耳應氏就而謬釋非本實也伯讀曰霸

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

於齊女社稷以傾

師古曰解並在五行志

誠修後官之政明尊卑

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褻閭

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

師古曰秩次也以次而進御也

以廣繼

嗣之統息白華之怨

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姒而黜申后故國人作此詩以刺之永言

此者譏成帝專寵趙昭儀也

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

師古曰皇父周卿士也小雅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番惟司



徒刺厲王淫於色故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為官也遠于萬反父讀曰甫未有關門治而天下亂者

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

惟允師古曰龍舜臣名也筦字與管同管主也虞書舜典曰帝曰龍命汝作納言當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允信也四輔既

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也周書洛誥稱成王曰誕保文武受命亂為四輔

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孟康曰左右謂尚書官齊栗言其終齊萬事常戰栗謹敬戴金

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也事者也一曰常任使之入此為長也皆

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教戲驕

恣之過師古曰孚信也則左右肅艾師古曰肅敬也艾讀曰艾治也群僚仰法化

涑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手之辭也言王者欲正百官要在能先

正其左右近且也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師古曰枉曲也治天下



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孟康曰今九州洪水隔分更為十二州處所離遠相制之道微

也師古曰十二州謂冀兗豫青徐荆揚雍梁幽并營也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

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

師古曰呼火故反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

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

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師古曰親謂愛

養之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師古曰釋解也務省繇役毋奪民時

薄收賦稅毋殫民財師古曰殫盡也音單使天下黎元咸安家

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古者行公以踰時時謂三月是為一時不患苛暴之

政不疾酷烈之吏師古曰言免此疾患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

離上之心

師古曰堯遭洪水故云大災

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

師古

曰周書無逸之辭也懷和也保安也

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

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

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各罰不除經曰饗

用五福畏用六極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

罰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之解已具於前

傳曰六沴作見若不

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

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沴災氣也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敬而修德以禦

災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

帝

師古曰享當也

上帝不豫

師古曰豫悅也

炳然甚著不求之身

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

晉灼曰疏遠也

是循不享

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  
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  
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  
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  
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  
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  
用之虛文師古曰角覓也欲求殺災異滿譎誣天師古曰末殺掃滅也滿譎謂欺  
罔也殺先易反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間暴風三溱  
拔樹折木師古曰自甲至己凡六日也溱與臻同臻至也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  
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

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

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

日言任用之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授以權也

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師古曰粥弋六反南無趙佗呂嘉之

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師古曰晏安也諸侯大者乃食

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

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開雜也互字或作牙言如豕牙之盤曲犬牙之相入也

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洞洞屬屬小心畏

忌師古曰洞洞驚肅也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之欲反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彘

通安陽上官桀博陸霍禹也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

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官官檻塞大異皆

瞽說欺天者也師古曰檻義取檻柙之檻檻猶閉也其字從木瞽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竊恐陛

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

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倚與暗同又音一感反

重失天心師古曰重直用反不可之大者也師古曰此則上為大不可也陛下

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

乎東方師古曰較明貌也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

大水著以震蝕師古曰申重也著明也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

庶事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師古曰倚於綺反與讀曰殿白氣起

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

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

師古曰醜已甚也

陛

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

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

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駁不

周普也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

進猶尚未足也

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

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母擇

好醜母避嘗字

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永及此為鳳洗前過也

母論

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

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

師古曰苟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貴賤

後宮女

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

師古曰直當也令力成反

以遇

天所開右

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

慰釋皇太后之憂愠

師古曰釋散也

解謝



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灾異訖息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扶元反

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

除水雨之灾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灾異已極

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闢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可如何

也巳語終辭也踪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

間離貴后盛妾師古曰間居莫反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

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師古曰右讀曰佑三

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踪賤

納至忠甚苦師古曰由從也苦勞苦也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

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如淳

曰永爲鳳言而言示腹心大臣無不可矣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

之誅即以爲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

而從欲師古曰從讀曰縱唯陛下省察孰念厚爲宗廟計時

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爲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

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

戚傳永旣陰爲大將軍鳳說矣能實寔高由是擢

爲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筭之材師古曰筭竹器也斗筭喻小而

不大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筭所文反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

曰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紹介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師古曰說讀曰悅擢之阜

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

之想

師古曰食猶受納也膚受謂初入皮膚至骨髓言其深也

雖齊桓晉文用士莠密

察父愆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師古曰察明也愆智也

昔豫子吞

炭壞形以奉見異

師古曰豫讓也為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以變其聲魯面以壞其形以智伯

國士遇我故也

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

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人與子孟嘗孟嘗怒之魏子曰假與

賢者齊湣王受讒孟嘗出奔魏子所與粟賢者到宮門自剄以明孟嘗之心

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

况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

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

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

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

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

曰召讀曰邵其下亦同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下胡亞反宜在上將父

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

不幸蚤薨師古曰蚤古早字系親踪序材能宜在君侯師古曰

字累親疏謂積累其次而計之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

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師古曰言萬分之一屬聞以特進領

城門兵師古曰屬近也音之欲反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

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

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大伯之

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大伯王季之兄也讓不為嗣而適吳越闔門高枕為知者

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

師古曰參詳其事

小子爲君侯安

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

音相與不平永遠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

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爲

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

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

擁天下之樞

師古曰擁持也

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

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

師古曰孳孳不怠也

孳與攷同

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

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

師古曰章明也

篤行三

者乃可以長堪重任又享盛寵

師古曰篤厚也享當也

大白出西

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

服虔曰大白出當居天三分之一已過期言其行遲在成

亥之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

如淳

曰言其行遲象王音也永見音為司馬以疏聞親自位過

故以大白喻司馬司馬主兵故也是永之佞曲從苟合也

熒惑角

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

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

師古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人性沈密謂潛深者行

之以剛則能堪也故激勸之云尔 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

蕩蕩之德未純

師古曰此永自知有忤於音故以斯言自救解

方與將相大臣乖

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

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

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

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永乃遷為

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

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永對曰臣

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

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師古曰如若則

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師古曰迭

工衡反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凡在晏然

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師古曰自謂如日在是故惡曰廣

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

師古曰永有所言  
今尚書即受之

師古曰如若則  
也有即上聞

師古曰迭  
徒結反更

師古曰凡在  
道路行者也

師古曰自謂如日在  
天而無有能傷危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

師古曰下繫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亡忘乃得保其安存

陛下誠垂寬

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

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

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

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

張晏曰夏以建寅爲正萬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

龍陽

德由小之大

師古曰言因小以至大

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

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

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

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

師古曰處謂斷決也

元年九月黑龍見

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



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

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

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秦誓之辭婦人妲己

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於滅非天絕之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秦誓

之辭也宗尊也言紂容納逋逃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

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威亦滅也言火燎方盛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為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威呼悅反易曰濡

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上九爻辭言助樂無節飲酒秦所以二世

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

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餽無攸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餽與饋

同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食遜順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與讀曰豫詩

曰懿厥哲婦爲臬爲鷓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師古曰大雅瞻

印之詩懿美也哲智也言幽王以哲婦爲美實乃爲臬鷓也婦謂褒姒也臬鷓惡聲之鳥故以諭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以寵褒姒之故生此

耳建始何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

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

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虚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

矣

師古曰上猶加也

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

如淳曰謂趙李本從

卑賤起也

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

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王誅謂王法當誅者

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

師古曰

曰從子用反橫胡孟反

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

阱師古曰穿地爲坑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材性反

榜箠瘖於炮格

師古曰瘖痛也

炮格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爲樂瘖千感反

絕滅人命主爲趙

李報德復怨

師古曰復亦報也音扶福反

反除白罪建治正吏

師古曰

曰反讀曰愆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議効治也

多繫無辜掠立迫恐

師古曰掠管服

之立其罪名

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

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它人以取利息

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

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

孟康曰既盡也

以昭其辜

師古曰昭明也

王者必先自絕然后天絕之

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師古曰謂私畜田及奴婢財物厭

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

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

崇聚

僥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

師古曰僥疾也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

數離深

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師古曰挺身也音大鼎反

烏集雜

會飲醉吏民之家

師古曰言聚散不恒如烏鳥之集

亂服共坐流酒媾

嫚溷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

師古曰閔免猶龜也遁洙遁也

典

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

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

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

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

師古曰言常畏慎

今陛下輕奪民

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

緒

師古曰緒謂功作之端次

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

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

發如雨

師古曰言其多也

役百乾谿費疑驪山

師古曰疑讀曰儼儼也言勞役之功百倍

於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

靡敝天下

師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

五年不成而後

反故又廣盱營表

晉灼曰盱音吁盱大也

發人冢墓斷截骸骨

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灾異婁降饑

饑仍臻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仍頻也

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

數

師古曰冗亦散也餒餓也冗人勇反餓乃賄反

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

儲

師古曰畜讀曰蓄

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邦監不遠在

夏后之世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

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

失之以鑛考已行

師古曰鑛鑒照之考校也

有不合者臣當伏妾

言之誅

師古曰言上之所為違於節餘皆與永言同

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

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

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妾行當盛壯之

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

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

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

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

亡之徵北蕩滌邪辟之惡志師古曰辟讀曰僻厲精致政專

心反道師古曰反猶還也絕羣小之私容免不正之詔除師古曰除曰除

謂除補爲官者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媵出之具師古曰媵亦情字耳情出情游也克

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師古曰貳謂重爲之也論語稱孔子云顏回不貳過以

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旣之意抑損椒房玉堂

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

亂獄去炮格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

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

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亦謂減削之更謂更卒也音工衡反存

卹振揀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師古曰揀古救字也弭安也厲崇忠直放

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

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貫工端反夙夜孳孳婁省

無怠師古曰婁古屢字也屢省自觀省也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師古曰章明也織介

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

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者言去離無德而就有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

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

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

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

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

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

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每言事輒見荅

禮師古曰加禮而荅之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

發去師古曰擿謂發重之音它歷反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

勿追晉灼曰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

明年徵永為大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

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



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  
之材爲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  
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  
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大守絕命隕首身膏野  
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

臣

師古曰易忘言其微賤不足記

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

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  
其忠

師古曰謂職當諫爭

有官守者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

責之辜有官守之任

師古曰言不爲諫官但郡守耳

當畢力遵職養綏

百姓而已

師古曰綏安也

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

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

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

如淳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柩後寢

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遽伯玉退弥子瑕以屍諫也

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

李息

師古曰謂論張湯也事見黯傳

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

室

師古曰周書康王之誥也言諸蕃屏之臣身雖在外其心常當忠薦而在王室

臣永幸得給事中

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

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

民不能相治

師古曰蒸衆也

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

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

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

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

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輩

師古曰詩大雅行輩之篇曰敦彼行輩羊牛勿踐履言政化所及仁

道露被雖草木至賤無所殘傷

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

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

姓壽考庶中蕃滋

師古曰庶衆也中古草字也蕃多也音扶元反

符瑞並降以

昭保右

師古曰保安也右助也言爲天所安助也右讀曰佑

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

奢極欲湛酒荒淫

師古曰湛讀曰沈

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

逃骨肉羣小用事

師古曰逃遠也

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

氣悖亂咎徵著郵

師古曰悖乖也郵字與尤同尤過也悖布內反

上天震怒災異

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

孽並見弗星耀光

師古曰弗與字同音步內反

飢饉荐臻百姓短

折萬物天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

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

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為惡不變乃眷然

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宅居也

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

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

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

師古曰中讀曰仲

陛下承八世之功業

當陽數之標季

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師古曰標必過反

涉三七之節紀

乃三七十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

遭无妄之卦運

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

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灾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

直百六之灾阮

師古曰直當也

難異科雜焉同會

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曰雜先合反雜焉總萃類

建始元年以來

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

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以來至元帝著記災異未塞除也重以今年正月己

亥朔日有食之師古曰重直用反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四月

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

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師古曰玄苗讀曰甚畧田積聚也因之以飢

饑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士精所生流隕之應

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

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尚恐不濟況不隆不積者乎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

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卒讀曰粹北宮苑囿街

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師古曰閒讀曰閑徵舒崔杼之

亂

師古曰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齊崔杼殺其君光

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

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

師古

曰內亂則禍在朝暮諸夏則日戒有兵

舉兵以火角為期

張晏曰以熒惑芒角為期

安危之

分界宗廟之至憂

師古曰分扶問反

臣永所以破膽寒心

師古

曰言懼甚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后變見于上

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

草木萌手者也

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

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

願陛

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贖燕飲

師古曰媾狎也贖汗也

中

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

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

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

抑遠驕妬

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

心

師古曰懷和也

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

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

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

饑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

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孟康曰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

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稟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師古曰易屯卦九五

交辭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云

師古曰洪範傳之辭

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

篡

師古曰易詆占之辭也詆即妖字耳

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灾不損

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

師古曰共讀曰供無以供在上

之所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

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

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

有餘比年喪家師古曰時過無宿麥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

宿宿百姓失業流散群輩守關如淳曰欲人大異較炳如

彼水灾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

時師古曰言所潤益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

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壯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

穀不登虧膳灾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

也師古曰既土如今仰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掾之師古曰節

淫屋也音許既反國谷風之



詩服蒲北師古曰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公

採古教字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公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

之辭也言百姓不足君安得獨足乎道官中御府均官掌玄田稟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

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涿恩廣施

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涿民恣所欲之師古曰以救其

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師古曰行存卹

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相也音來到反敕

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

隙師古曰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

綏安也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

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

師古曰姿材也

少省愚

臣之言感寤三難

師古曰省視也

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損忘

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

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

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對奏天子甚感其

言永於經書汎爲跡達

師古曰汎普也音敷劍反

與杜欽杜鄴略

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

氏易最密故善言灾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

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官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

不甚親信也永所居任職

師古曰言所處之官皆稱職

爲北地太守

月國傳三五  
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爲票駙將軍薦永徵  
入爲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  
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  
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  
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  
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爲郎與車騎  
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  
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  
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曰鄴

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未詳師古曰詳悉也夫戚

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殊謂異於疏也此棠棣角弓之詩

所為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也棠棣美燕兄弟角弓刺不親九族也昔秦伯有千

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

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周召則不

然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怨也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已

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

職於陝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縣也音式舟反而

說者妄云分邾是潁川邾縣謬矣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

侮之羞師古曰感胡閭反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

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

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

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

敢不說諭師古曰言此之意指皆出忠誠彼必和悅無憂乖異也說讀曰悅昔文侯寤大鴈

之獻而父子益親師古曰魏文侯廢大子擊立擊弟訢封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擊目趙倉唐進大鴈於文侯應

對以禮文侯感寤廢訢而召立擊父子更親也陳平共壹飯之饌而將相加驩師古

曰陳平用陸賈說以五百金為絳侯具食是也共讀曰供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

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師古曰厭一葉反竊慕倉唐陸子

之義所自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音其嘉其言

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後以病去郎

商為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以為腹心舉侍御  
史哀帝即位遷為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  
數年以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大大  
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  
也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

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稟權

師古曰與讀曰豫

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為大

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

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

正鄴對曰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

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

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闐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  
於國而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治

足願之

師古曰解在鄒陽傳

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

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

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

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

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雖有文母之

德必繫於子

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妣也

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

殺也

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

昔

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

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

師古曰解並在前

漢興呂太后

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

事多晦

師古曰晦與暗同

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

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

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

筭傳相譙恐案春秋灾異以指象爲言語

師古曰謂天不言但

以景象指意告諭人

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陰

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

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者初爲天子言以善聞於天也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佞惡在朝必以惡終入于地也

坤以法地爲土

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

師古曰言地當安靜而今乃震是爲不遵陰道

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

孔子曰是何言與

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與讀曰歎

善閔



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聞也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間居覓反前大司馬新都侯莽

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

絕猶受封土師古曰董宏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

佞免歸故郡師古曰傳遷也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

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

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爲一國之君耳非有功

而侯也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師古

曰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在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

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

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

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

師古曰晡鳥感反

不在前後臨事而

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

輒隨

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

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

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

師古曰尤過也言過惡正在於此

欲令昭

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

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

師古曰由從也邑於邑也

逮身所行

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

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自以所行爲可是計策之

也誤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

如淳曰在外而賤舉錯有過失爲主上所疑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難自謂傍觀而見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官嬖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傅遷鄭業等受恩賞者

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師古曰右讀曰佑應

謂應天戒而脩德政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師古曰謂雉非鼎耳故懼而脩德解在五行志

大風暴過成王怛然師古曰謂成王信誅言而疑周公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乃啓金縢之

書悔而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師古曰還周公每事

皆考於古者以厭下心師古曰厭滿也音一瞻反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

師古曰說讀曰悅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師古曰嫌疑也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言王

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

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

長小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清靜好

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  
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  
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  
執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  
七之戒斯爲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

車騎

師古曰謂勸王譚  
不受城門之職

指金火以求合

師古曰謂陳金火之  
變說音云蕩蕩之德

未純異音親  
已忘舊怨也

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

師古曰  
諒信也孔子稱

友多聞三人近之矣

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  
言杜鄴杜欽谷永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前漢傳五十五

三十三

五